

〇 第三人间系列 〇

活着，千万不要忘记

刘峰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第三人间系列●

活着，千万不要忘记

刘 峰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活着，千万不要忘记

刘 峰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市元森印刷装订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9.4 200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363—2365—4/J·599 定价：4.80元

内容提要

工人群众将刘为民从一个普通工人培养、推举为班长——工区长——全国劳动模范，后又当上副矿长和爬上矿党委书记兼矿长的高位、到打倒“四人帮”后，职工群众在职代会上向他提意见——在党代会上得了零票此期间蜕变的全过程；

——工人群众给刘为民铺路、作奠基石，使他成为宝塔尖上的人上人；

——刘为民的蜕变，他的妻子不能不算是导火索的根源（可谓人之蜕变的特殊性，亦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必然性）；他妻子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凡事出人头地”的欲望及玩世不恭的举止令人瞠目，之中有她未婚前以非凡的胆略主动追求刘为民，而后又三次抛弃三次求情。手段可谓狡诈、高超。“文革”的“乱世”之机又把丈夫推向一生的“顶端”，最后摔下万丈深渊！凡此种种，无不令世人叹服：世上竟有（绝非文学虚构）这等了了不起的“非凡女性”！

——这是一部“官”变民“反”的写实性小说！

——这是一部通过一个小人物演变过程的“传记”，真实记载了人生何为乃至解放以来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之心态严重扭曲、怪现象迭出的警世之作！

——这是一部告诫现今的“食客”们（指为官者）即各级领导千万不要忘记：人民是你生根的唯一土壤！人民是养育你的母亲！

**——我以全盘托出的“家丑”
献给读者：**

**活着，千万不要忘记！不仅
刘为民式的人物应该切记，而且
倪玉兰式的人物更应切记：人一
旦玩世不恭，利令智昏，失去理
智乃至起码的人性，那他终将受
到历史的无情唾弃！**

弁 言

我是眼含泪水、臂带黑纱写作此书的。

按规定，我应有三天丧假，但此刻，我不能自己，上午刚处理完叔父的后事，就伏案写作了。

叔父是担任领导工作二十多年的企业中层干部。他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因“气”躺倒病休而后故逝的。叔母也因受不了急转直下的形势先于叔父离开了人世。

我是在叔父身边长大的，他唯一的亲人只有我。因此，在叔父病休后，组织上把我从省报调到矿务局《矿工报》社工作，以便服侍叔父。

干部住宅区设有医疗点，叔父住的是“家庭病床”，他只让我用下班的时间侍弄一天三餐，无论如何也不准我在家专事料理。他说：“这慢性病不是三两个月就好得了的。”

开始，叔父患的是肾结石，但隔不多久一检查，又发现了肝癌病症。打这以后，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加上结石病疼痛的折磨，没几个星期就只剩一副骨头架架了，全身总起来没有几斤肉。

说来奇怪，就在这期间，叔父的卧室里却每晚灯火通明，而且一直到东方发白还不见熄灭。

我知道，只有黑了灯才能入睡，这已是叔父多年的习

惯。若是灯亮着，他就在“开夜车”——加班工作。可这种情况，在他当了矿领导之后，已不复存在了。

这是个反常现象。为明了此事，我问了好几次，他都不愿把真情告诉我。不过，尽管在我问他时，他以“最近瞌睡频繁，来不及熄灯就睡着了”作答，并竭力以他那从声调、表情都强作安详的神态进入我的眼帘，但还是瞒不过我的眼睛：每次问他时，我都注意看了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每每如是，他的面容总是不由自主地微露着极少极少的难以觉察的懊恼神情和小许泪花——几乎看不见的泪花。

叔父所患病症的终结，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我想，向来不对我隐瞒什么的叔父，倒在这个时候一反常态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在最悲伤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个猜测不透的谜。

这天晚上六时，我下班回到家，煮好鸡蛋和汤药送到叔父卧室前，可连喊几声都不见回应，大喊一阵亦不济于事。好不容易将门撬开之后，掀开被子一看，顿时间我惊呆了：啊！叔父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情绪稍稍稳定，定眼看时，只见叔父的右手捏着一支未套笔帽的钢笔，左手抓着一张纸条。枕头边放着本三十二开的硬抄笔记本。钢笔溢出的墨水，染黑了一大块被单；抓在手上的纸条被揉成了团团。

我用力掰开他那僵硬的手指，拿起纸团展开来看，只见上面颤颤抖抖、断断续续的笔迹这样写着：

小山（我的小名。作者注）：

我已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仍不愿向你透露我隐积于心的心事，因为，我特殊的心情无尽的话语是难以尽言的，看来，病魔即将催我启程了。事到如今，我只希望你把我留下的“遗言”尽快整理出来，这是我对你——唯一亲人的最后希望……这虽然是我悟之已晚的事，但愿能通过它，使人们给我的一生有个真正的了解乃至谅解……同时，我想通过它，给至今在位的领导同志以警诫，让他们能从我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在自己有生之年，有权之时，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叔父来不及写完字条，就停止了呼吸。我掏出手绢，揩去眼角的泪水，将笔记本塞进衣服口袋就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矿有关部门报丧去了。

叔父的册子里到底写些什么？我几年不在家，对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是不甚了解的。即使知道一点也是间接的，不全面的。对他以前的事我更是一无所知。因那时我年纪还小，但从他所写的字条的口吻可以肯定，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去做。

于是，今天上午安葬好叔父回来，我就急着翻阅起这个本子来。

本子的扉页写着一行相当大的笔划粗粗的“活着，千万

“不要忘记”的字样。从字迹看，显然是用钢笔一笔一笔填粗起来的。劲使了不少，笔尖划穿了两张纸，第六张纸上还留下没带墨水的笔尖印印。正文的字迹笔划亦不轻，都是一笔一个深痕迹。有些页码很像是被水滴过，残留着墨水溅开溢散后的痕迹……

不，这是泪水，是叔父的悲伤泪水！我仔细看了之后作出了这样的断定。

我用了近三天时间，浏览了“遗墨”的全部内容之后，才知道这是叔父的一生回顾。

“活着，千万不要忘记”的内容知晓了，同时亦揭开了叔父房内最近灯火彻夜通明的谜。

确实，他留下这面作为他人生的“镜子”，实在太必要了，难怪他瞒着我，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滴血一个字地写下去，留下来。

从内容上看，这个册子是叔父一生经历的记载及总结，但其中颇有些感人致深的情节，且对人生颇具启迪，思之再三，不妨将整理成篇的这部书稿冠之以“写实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使此书更像“小说”，整理时，除对之中一些情节作了调整外，还对“遗墨”中一些不尽详细的或只露端倪的事情，我向当事者及知情人作了采访，作了补充和修正，同时还将原来的叙述人称作了更易。

以上所说，是关于“活着，千万不要忘记”的由来。下面便是此书的全部内容。

楔 子

二月七日这天，送给叔父的晚餐，不知放在床头柜上多长时间了，他自己记不清了，也未动一下筷子。这时，他感到很饿，甚至饿得有些支撑不住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活像是“受苦受苦”地呼喊一样。他感到全身乏力，四肢颤抖。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去触摸一下碗筷，甚至看也不想看一眼。

此刻，他在调动起一切思维神经，想自己的心事……

一星期前的一个早上，两位晨跑医生在门前树下相遇后，谈起叔父的病情，不料，被出来散步的叔父听见了。于是，他便知道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症——肝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叔父的心里不知有多难受。简直无法言状。他不是为自己活命的日子不长而伤心，“人生终归有一死，视死如归真丈夫！”对人生这严肃的无法抗拒的规律，他是明知的，而且也不惧怕不悲观。但只要 you 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他这时伤心、难过的心情：一个五千多职工的矿党委书记，在这生离死别之际，除了政治部主任山里，前任监察科长赵威和他过去的师傅来看望过几次外，矿里其他职工压根儿就没有谁来看望过。

当然，他绝非单为职工群众不来看望自己的虚荣而感伤，而是连锁反应地使他由此回想起前不久矿里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工人们在会上对他的尖锐批评，才激起了他此时此刻犹如洪水决堤般的心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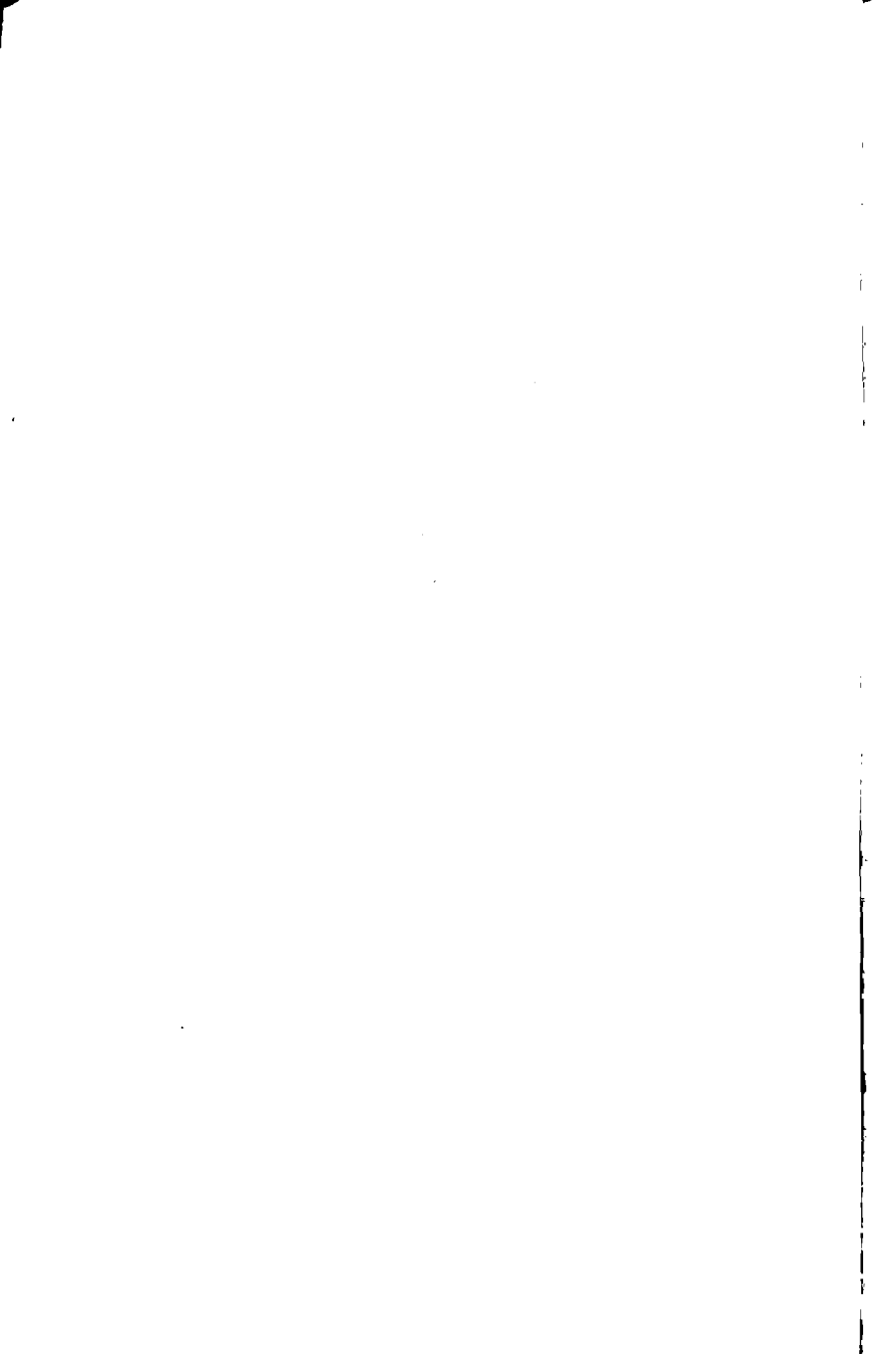
去年十二月，矿里召开首次职工代表大会，会上向他提意见的像机关枪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而且猛烈无情。特别是他过去的师傅和老同事、老战友，还充当提意见行批评的主角。

当时，他打不开思想上的另一面窗口，片面地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对自己有成见、行妒嫉，故意与他过不去，拆他的台！……

现在，只有现在，经过一番深刻地自省，罗师傅和工人在会上的帮助、为他回顾他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才像巨石掷在他那长时期悠悠自得，平静无浪的心田水面上，激起了从未有过的汹涌之波。……

第 一 卷

举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这天，北风飕飕，一阵紧似一阵。风里夹着少许雪花，在南方来说，这是少有的天气，尽管每年或大或小地也下点雪，但没有哪年下得今年这么早。

叔父昨天上中班，虽然深夜十一点多钟才休息，但他心里有件事悬着，在工作面又没空闲向大家讲，所以他一早就醒了。他要去向工友们摆摆他对本班人事安排的看法。

别看他二十五岁的人了，性子却很躁，他自己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想法克制自己。可就是克制不了。特别是关系到自己的事情，更是刻不容缓，他认为有事早弄清楚早轻松。不然心里老像驮着铅块，沉得心里没有一时开朗。活受罪！

……天气冷飕飕的，温在被子里多舒服，十点以后再找大家也不迟。不，不行！……他头脑里老转着这事，像龙骨车车水一样，不停地在脑子里翻腾、转悠。强行压制住，不但睡不着，反比睡在针毡上还难受。

他轻轻起身坐起来，尽量避免发出声响。他虽然性急，这一点他还是注意的，还是急中有悠的。因同他一房住的还有罗怀真师傅。他年纪大了，需要多休息。不能，千万不能惊醒了他。若是其他年纪轻的后生仔，他可以不顾及这些。

“大清早，上哪去？阿民！”

糟糕！尽管小心行事，还是把罗师傅给弄醒了。叔父抬眼看看左边的床上，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师傅，惊醒你了！”

“没事，我也是早醒了的。人上了年纪，就难得享受到清晨‘黄金觉’了！”

罗师傅醒了，同房的其他两位都是年轻小伙，他就不理这些了，决定先问问罗师傅昨天会议上的事。罗师傅是班上的“高参”，往时，班里生产上的事或是其他什么，班长都要找他先给出出谋，划划策。他的话在全班是很有“权威”的。他一定知道这事的底细。

“师傅，反正你也醒了，不然等下我也是要找你的。你讲讲，昨天的会议，你干吗是那种态度，不做个好主？”叔父有点不高兴也有点不客气。确实，对班里昨天的会议，他打心里有点气罗师傅。

对叔父的提问，罗怀真丝毫不用考虑就明白他说的是怎么了，他用深邃的目光看了看叔父：“嘿，看你讲的，我哪能作与群众意见不同的主罗！我们干什么事，都得听大伙的呀！昨天不都是大家的意见嘛！”

“我不信，全班会那么一致！”叔父固执地说。

叔父心中有谱，自己虽然在班上做过一些工作，也有不少成绩和优点，但就工作方法，组织能力及其他各方面，比起罗师傅来，差距还有一大截。罗师傅在群众中威信之高，工作能力之强，都是众所周知的！可偏偏在昨天选班长会

上，在他提出选罗师傅时，大家只是用默契的眼光看着他，而没有人举手赞成。相反，在罗师傅提出“赞成阿民的举手”的话音刚落，倏然一下，会议室齐刷刷地举起了一片拳头之林，全班除韦山外，没一个不举手。这事就很有点蹊跷。

在叔父推辞当选时，从罗师傅那反复来回大致差不多的“这是大家赞成推选的，青年人不挑重担，谁来挑罗？！”的反推辞中，似乎悟出点内幕：这事一定与他有关。

向罗怀真问不出个底数，他决定去找其他几位打听打听。心里想：你罗师傅能一个巴掌遮得住天？！

这里前后五幢都是二采区工人的住宿区。叔父前面一幢三〇〇号房就住着几个与他同班而且比较要好的伙计。他掩上门，即向前幢宿舍去了。

.....

“喂，小明、陈理、老稳，你们讲讲看，阿民这阵子的心情会是一怎么样？发表发表各人的高见吧！”.....

叔父刚来到三〇〇号房的窗下，便听见屋里传来大喉大噪的韦山的说话声。

叔父停住脚，心里思忖：他们也都醒了，而且还在谈论有关自己的事，不如先别惊动他们，听听“壁脚”再说。也许，旁听则明，知晓一些自己正要知道的情况。

“在昨天的会上我就注意到阿民了，从他那像稻草火烤红的面容看得出，他心里确实不好受。”这是陈理的声音。

“照我讲，阿民现在是神志不安，他心里一定在想：你们干吗正品不用使副品，我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这不存心让人

下不了台？！让我在几千人的利民矿丢人现眼？！总之，他认为自己没有能耐，怕搞不出名堂，辜负大家的期望！”。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当然，他跟我们比，从他的干劲和工作能力，是合格的，顶合格的！可要与罗师傅比，确实还有很大一段差距，要不，昨天差点被我捅了漏子！而且事后若没有罗师傅给我那番开导，说什么我心里的疙瘩也解不开，更不会承认当时是捅了‘漏子’！”韦山接着说。

韦山所说的捅漏子的事，这里还得作个交代。

上面决定，六班班长周祥要去支援一个新单位的生产建设，要求他们班在周祥离走之前，选出一位新班长。

昨天上午，全班同志正在学习室酝酿选举，刚参加矿务局篮球运动会比赛回来，不知详情的韦山，刚窜进会议室，屁股还没坐稳，直炮筒子就放起炮来：“选班长还用现在坐在屋子里酝酿？！平时的工作就是最好的酝酿和选举。谁当班长合适、胜任，好比我们头上的矿灯照进清水里，一眼到底！我提名，我赞成罗……”

韦山的最后一句只说到“罗”字，屁股突然被重重地捏了一下，比蜜蜂螫还难受。

他回头一看，正是他要选的罗怀真师傅给了他这么一下子。接着，罗怀真用眼睛给了韦山一个闪电般的暗示，但，韦山感到愕然。此时此刻，懵不知头尾的韦山只好闭口不言，把冲到口边的充满炽烈感情的话语强压了下去。脸颊脖子都憋得通红，仿佛红纸一般。后来，罗怀真向他讲了这事的原委和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他才开了窍。